

法·国·文·学·经·典

F A G U O W E N X U E J I N G D I A N

茶花女

【小仲马 / 著】 陈林 / 文光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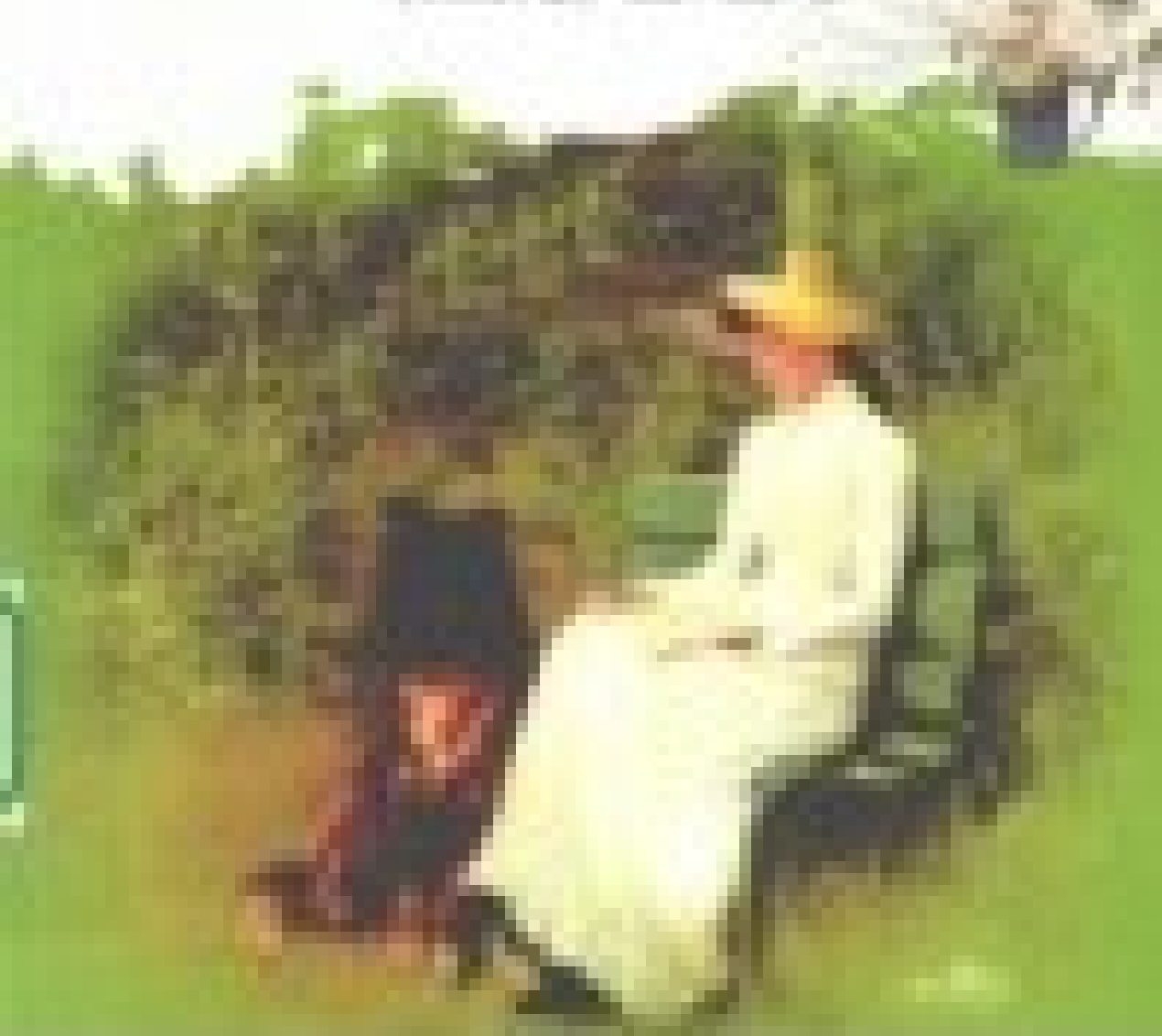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第一輯 第一卷 第一冊 第一冊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FIRST SERIES

茶花女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法·国·文·学·经·典

J. H. G. W. E. N. G. J. A. N.

茶花女

【小仲马 / 著】 陈林 / 文光 /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茶花女/ (法) 小仲马著; 陈林, 文光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

(外国文学经典阅读丛书)

ISBN 978-7-80647-564-5

I. 茶... II. ①小... ②陈... ③文...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9543 号

书 名: 茶花女

作 者: (法) 小仲马 著 陈林 文光 译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6 万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5.80 元

书 号: ISBN 978-7-80647-564-5

邮政编码: 330008

电话号码: 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提要

《茶花女》是法国作家小仲马的一部文学名著。小说内容是：被迫沦为妓女的玛格丽特，在巴黎终日与贵人公子们来往，一次偶然结识了富家子弟阿尔芒。阿尔芒诚挚的感情，激发起玛格丽特对真正爱情生活的向往。但抱有资产阶级偏见的阿尔芒的父亲，以为这种结合有辱门楣，影响阿尔芒的前程，亲自出面迫使玛格丽特离开阿尔芒。阿尔芒以为她有意抛弃他，多次寻找机会报复。玛格丽特身受疾病和悲痛的双重折磨，终于含恨而逝。这个悲剧，控诉了资产阶级虚伪的道德，也揭露了金融贵族腐化堕落的真面目，作品发表以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我认为只有深刻地研究了人以后，才能创造出人物，如同只有认真学习了一种语言，才能讲它一样。

我还没有达到有创造力的年龄，只好来讲述故事了。

因此，我希望读者们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故事中的人物，除女主人公外，都还健在。

而且，我收集在这里的事实，大部分的见证人都在巴黎，如果我的证明还不充分的话，他们可以予以证实。由于一种特殊的机缘，只有我一个人能够把它们写出来，因为我是惟一的一个最清楚最后那些详细情节的人，没有最后的那些详细情节，就不可能写出一个完整有趣的故事。

下面便是我怎么会知道这些情节的经过。

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那天，我在拉菲特街看见一张宣告拍卖家具古玩珍品的黄色的大广告。这个拍卖是在物主去世以后举行的。广告上没有写明死者的名字，但是说明拍卖地点在安丹街九号，时间是十六日从中午到下午五时。

此外，广告上还写着，十三日和十四日可以参观那座住宅和家具。

我一向爱好古玩珍品。我决定不失去这个机会，即使不买，至少去看看也好。

第二天，我到了安丹街九号。

时间还早，但是在那座房子里已经有参观的人来了，甚至还有女的。那些妇女虽然穿着丝绒衣服，披着开司米披肩，她们那华贵的四



轮轿式马车在大门口等候着她们，但是她们也都惊讶地、甚至带着羡慕的眼光望着展现在她们眼前的豪华的气派。

没有多久，我就明白她们惊讶和羡慕的原因了，因为我也开始仔细观看以后，很容易认出来我是在一个妓女家里。如果有什么东西是上流社会的妇女最想看的，那就是这些女人的住宅。这些来参观的都是一些上流社会的妇女。那些妓女每天向她们炫耀自己的衣着打扮，和她们一样，在歌剧院和意大利剧院有包厢，而且在她们的旁边。她们在巴黎神气地拼命卖弄她们的美貌、她们的首饰和她们的丑事。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住宅里的那个女人已经去世了。最贞洁的妇女也能走进她的卧房。死亡净化了这个富丽堂皇的肮脏场所的气氛。此外，如果需要的话，她们可以借口说她们是为拍卖而来的，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人的家里。她们看到了广告，她们想参观一下广告上讲的那些东西，预先挑选好。再没有比这个讲法更简单的了。这样做并不妨碍她们在所有这些珍贵的物件当中寻找这种妓女生活的痕迹。肯定别人对她们讲过一些关于妓女的非常奇怪的故事。

不幸的是，秘密和女神一同去世了，尽管她们怀抱良好的意愿，这些贵妇人只能看到她死后要出卖的东西，房主人生前出卖了什么一点也看不到了。

不过，这里的東西真值得买。家具全都是上等的。巴西香木做的和布尔式的家具，塞夫勒和中国的花瓶，萨克森的小雕像，缎子，丝绒，花边，应有尽有。

我在这座住宅里走来走去。我跟着在我前面的那些怀着好奇心的高贵的妇女走着。她们走进一间张挂着波斯帷幕的房间，几乎立刻就笑着走出来，好像她们因为这种新的好奇心觉得很难为情。这时候我也走进去了。我更加急迫地想走进这间房间。这是一间梳妆室，连最不显眼的地方也放了摆设，在这上面可以看出死者挥霍钱财到达了顶点。

靠墙的一张三尺阔、六尺长的桌子上，奥科克和奥迪峨制造的所有的珍宝闪闪发光。那真是豪华的收藏品。这些成千件的物品，对一



个像我们此刻所在的住宅里的女主人这样的女人梳妆打扮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它们不是金子做的就是银子做的。不过这些收藏品只能逐渐积聚起来，而且也不是同一个情人使它们会变得这样齐全。

我看到了一个妓女的梳妆室并不觉得不快，我很有兴致地观看每件物品，不管它是什么，我看到这些雕刻精美的用具上面都刻着不同的姓名开头字母和不同的纹章。

我望着这一切东西，每一件都在向我显示这个可怜的姑娘的卖笑生涯。我心里想，天主对她是宽容的，因为它没有允许让她最后受到通常的惩罚，而是让她在奢华的生活中，保持美丽的容貌。在老年以前死去，对妓女说，衰老是她们第一次的死亡啊！

的确，有什么比看到放荡生活的老年，特别是女人的放荡生活的老年更觉得悲惨的呢？她保留不住一丝一毫的尊严，引不起任何人的关心。这种没完没了的后悔，不是由于走过邪恶的道路，而是由于错误的打算和胡乱花费的金钱，它是我们可以听到的最悲惨的事情了。我认识一个年老的妓女，她活了一辈子只留下一个女儿，依照跟她同辈的人的说法，这个女儿几乎和母亲一样漂亮。这个可怜的女孩，她的母亲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你是我的女儿”，只要求女儿供养她的晚年，就像她自己曾经养育女儿的童年一样。这个可怜的姑娘叫路易丝，她听从了母亲的吩咐，开始卖笑生活，不是出于自愿，不是出于情欲，也不是出于取乐，她只是在从事一种职业，如果有人想到要教她学会一种职业的话。

耳闻目睹的都是放荡生活，加上由这个姑娘的长期的病情造成的早熟的放荡行为，都使她消失了天主也许赐过她辨别善恶的智慧，但是也从来没有一个人想到去培养这种智慧。

我一直记得这个年轻的姑娘，她几乎每天都在固定的时间走过林荫大道。她的母亲始终陪着她，就像一个真正的母亲陪伴她真正的女儿一样辛勤。当时我还很年轻，不过已经准备接受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观念。但是我回忆得起，看到这种丑恶的监视，就引起我的轻视和反感。



要补充说的是，从来没有一个处女的脸上有可以与她相比的天真无邪的感情，和可以与她相比的忧郁痛苦的表情。

那简直是一座“顺从”的妇女塑像。

有一天，这个年轻姑娘的脸上显出了光彩。在由她母亲控制活动的放荡生活当中，仿佛天主允许给这个有罪的女人一点幸福。总之，使她变得毫无力量的天主，为什么要把她压在生活的痛苦的重担下面，得不到安慰呢？有一天，她发觉自己怀孕了，她天性中还保留着的纯洁，使她快乐得全身颤抖。灵魂总有一些奇怪的避难所。路易丝跑去把这个使她那样高兴的消息告诉她的母亲。说起来也可耻，不过我们不是在这里任意编造不道德的事情，我们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如果我们不认为应该不时地揭露这一些人受的苦难，那我们还是沉默好一些，而别人总是不了解她们的苦难就定她们的罪，不衡量她们的苦难就轻视她们。我们说，这是可耻的。可是母亲回答她的女儿说，应付两个人的生活她们已经很勉强了，怎么能养得起三个人，又说这样的孩子是没有用的，怀孕是浪费时间。

第二天，一个接产妇来看路易丝，我们只要指出她是做母亲的朋友就够了。路易丝在床上待了好几天，后来下了床，脸色比以前更苍白，人更虚弱了。

三个月以后，有一个男人怜悯她，开始给她在精神上和身体上进行治疗，但是最后的那次打击太厉害，路易丝由于小产的后果去世了。

母亲仍旧活着，怎么活下去？只有天知道。

当我出神地欣赏这些银制用具的时候，这个故事又在我的脑海里浮现起来。在我的沉思当中看来过去了一段时间，因为在这座房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一个看守人站在门口，留心地观察我，看我是不是在偷东西。

我走到这个我引起他万分不安的正直的人跟前。

“先生，”我对他说，“你能把在这儿住过的那个人的姓名告诉我吗？”

“玛格丽特·戈蒂耶小姐。”



我知道这个姑娘的名字，我也见过她。

“怎么！”我对看守人说，“玛格丽特·戈蒂耶去世了？”

“是的，先生。”

“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我想有三个星期了。”

“为什么让人来参观她的住宅呢？”

“债主们都认为这样做可以抬高拍卖价钱。大家事先能够看到帘帷和家具，有了印象，你明白，这就会引起他们的兴趣来购买了。”

“她欠了债？”

“啊，先生，欠了许多债。”

“可是拍卖以后肯定还得清吗？”

“还有得多。”

“那么多余的钱给谁呢？”

“给她家里。”

“她有家？”

“好像有。”

“谢谢，先生。”

看守人对我的意图感到放心，向我行了礼，我走出来了。

“可怜的姑娘！”我一面走回家一面心里想，“她一定死得很悲惨，因为在她那个圈子里，只有身体健康的时候才有朋友。”我不由自主地对玛格丽特·戈蒂耶的命运产生了同情。

在许多人看来，这也许有点可笑，但是我对妓女总是抱着无限宽容的态度，我甚至也不想花费力气来掩饰这种态度。

有一天，我去警察局取回我的护照，我在那里附近的一条街上，看见两个警察带着一个妓女走着。我不知道这个妓女究竟做了什么事，我能够说的，就是她满脸热泪，紧抱着一个只有几个月的孩子。她被捕以后，母子就要分离。从那天起，我对任何一个女人也不敢轻易地蔑视了。



二

拍卖定在十六日举行。

在参观和拍卖中间留有一天时间，好让挂毯商将波斯毯、帷帘之类的东西拿下来。

那时候，我刚刚旅行回来。别人没有告诉我玛格丽特去世的事，平时朋友们总是把重大的新闻告诉回到新闻的首都的人。其实这是很自然的事。玛格丽特长得美丽，但是这些女人生前讲究的生活越是引人注目，她们的去世就越是冷冷清清。她们像太阳一样，升起落下，从不被人注意。如果她们年纪轻轻的死去，那她们的死亡会同时被她们的所有的情人知道。因为在巴黎，一个有名的女人的情人间几乎都保持密切的关系。他们会交换对死者的回忆，但是他们彼此的生活将继续下去，对这件扰乱他们生活的事故甚至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在今天，当一个人二十五岁的时候，他们的眼泪就成为珍贵的东西，不会随便为女人流出来。至多那些为了被人哭泣付过钱的父母，因为他们付出了代价，才得到孩子的眼泪。

至于我，虽然我姓名的开头字母在玛格丽特的任何一件生活用品上都找不到，但是我刚才承认我有的那种本能的宽容，那种天生的同情心，使我长久地想到她的死亡，也许还超过她值得我思念的程度。

我记起在香榭丽舍大街时常遇到玛格丽特，她每天都乘着一辆由两匹枣红色的骏马拉着的蓝色小四轮轿式马车去那儿，从不间断。我在她身上发现一种与她同一类的人不大相同的差别，而那种罕见的美



丽使得这种差别更加突出了。

这些可怜的女人在出门的时候，总有人陪伴着，陪伴的人是谁也不认识的。

没有一个男人会同意公开地炫耀他对她们的夜间的爱情，而她们也害怕孤孤单单，所以她们就带着境况比她们差一些，没有马车的姑娘，或者是一些喜欢打扮却无法变得漂亮的老妇人。当人们想知道一些她们陪伴的女人的详细情况的时候，可以不用顾虑什么去向她们探听。

可是玛格丽特却不是这样。她上香榭丽舍大街总是独自一个人坐在马车里，尽可能不被人注意，冬天裹着一条很大的开司米披肩，夏天穿着非常朴素的裙袍，虽然在她喜欢散步的地方有许多人是她认识的，当她偶尔对他们微笑的时候，那种微笑仅仅他们才看得出来，只有一位公爵夫人能这样笑。

她不像她那些同行的姑娘一样，老是从圆形广场乘到香榭丽舍大街的进口。她的两匹马把她飞快地送到森林。她在那儿下了马车，散步一个小时，然后再坐上她的四轮双座马车，马儿快步跑着把她送回家里。

我好几次亲眼看到过这些情景，它们又在我眼前掠过。我惋惜这个年轻女人的去世，如像人们惋惜一件精美的艺术品的完全毁坏一样。

确实，不可能看到比玛格丽特更迷人的美貌了。

她长得高大细长，都显得过分，但是她却具有一种极其高明的本领，她把她穿的衣服简单地装束一下，便能使这种天生的缺陷消失。她的开司米披肩的尖端碰到地面，从披肩两边露出了绸裙袍的宽阔绉边。她压在胸口的藏手的厚手笼四周围绕着非常灵巧地制成的褶子，褶子的线条，即使是最爱挑剔的眼睛也无法指责。

头长得真美，是一件特别娇美的作品。它非常小，就像缪塞所说的，做母亲的为了特别小心造成这个样子，仿佛事先曾经试做过一次。

在一个难以形容的优美的鹅蛋形脸上，加上一双黑眼睛，眼睛上面是弓形的、纯净得像是画上去的眉毛：很长的睫毛遮住了这双眼睛，



当眼睛低垂的时候，睫毛就在双颊的玫瑰色上投上一层阴影，再添上一个纤细的、笔直的、机灵的鼻子，鼻孔因为对肉欲生活的热烈的渴望微微张着；脸上还画出一张匀称的嘴，嘴唇在牛乳一样白的牙齿上优美地张开；再用没有人用手能摸过的桃子皮上柔细的绒毛给皮肤染上颜色。于是，你便得到了这个迷人的头的全貌。

像黑玉一样黑的头发，天然或非天然地成为波浪形，在前额分为宽阔的两条，消失在脑袋后面，让两只耳垂露了出来，在那儿两只各值四五千法郎的钻石耳坠闪闪发光。

为什么玛格丽特的热情的生活会在她的脸上留下这样纯洁、甚至孩子气的、成为一种特征的神情，这正是我们不得不了解却弄不明白的问题。

她有一张维达尔给她画的逼真的画像，只有维达尔一个人的铅笔才能够画好她。她去世以后，我把这幅画像保存了好些时候。画是惊人的相像，我可以用来作为参考用的材料，因为有些地方我的记忆力也许还不够用呢。

在这一章所写的细节里，有些只是在以后我才知道的，但是我立刻把它们写下来，免得开始讲这个女人的故事以后，再回过头来叙述。

每次戏剧的首场演出，玛格丽特都到场，每天晚上，她总在剧院里或者舞会上度过。每当新的剧本上演，肯定能看到她。她总是坐在楼下包厢的前座，座位前放带着三样她从不离身的东西：她的小型望远镜、一袋糖食和一束茶花。

一个月当中，有二十五天茶花是白色的，有五天茶花是红色的。没有人知道这种变换颜色的原因。我指出它来，也无法解释，她最常去的剧院里的那些老观众和她的朋友也和我一样早就留意到这件事了。

除了茶花，从没有看到过玛格丽特带过别的花。因此在专门卖花给她的女花贩巴尔戎太太那儿，别人终于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她茶花女，这个外号就一直传下来了。

此外，我和所有生活在巴黎的某个圈子里的人一样，知道玛格丽特曾经做过一些最漂亮的年轻人的情妇，她公开地这样说。而那些年



轻人自己也吹嘘这种来往，这说明情人和情妇彼此都感到满意。

然而，大约三年以前，她从巴雷尔旅行回来后，据说就只同一位外国老公爵生活在一起了。这位公爵极其富有，他尽力使她尽可能地摆脱她以往的生活，同时她也显得很乐意让他这样对待她。

关于这件事别人是这样讲给我听的。

一八四二年的春天，玛格丽特身体非常虚弱，外貌变得厉害，医生嘱咐她进行矿泉治疗，于是她就去了巴雷尔。

在那个地方的病人当中，就有这位公爵的女儿，她不但生的病和玛格丽特的一样，而且相貌也长得一样，别人甚至会把她们当做姊妹俩。只是年轻的女公爵已经到肺结核第三期，玛格丽特到后没有多少天，她就去世了。

一天早晨，留在巴雷尔就像留在一块埋葬了他一部分心的土地上的公爵，在一条林阴道的转角处看见了玛格丽特。

他仿佛看到他的孩子的影子走了过去。他向她走去，握住她的手，眼泪直流地拥抱她，他也不问她是谁，就恳求她允许去看望她，允许他像爱他死去的女儿那样对待她。

玛格丽特只和她的女仆待在巴雷尔，而且她也一点不担心名誉会受到什么影响，就同意了公爵提出的请求。

在巴雷尔有些人是认识她的，他们正式地把戈蒂耶小姐的真实身份告诉公爵。这对老人是一个打击，因为这样她和他女儿就再也不相像了，但是太迟了。年轻的姑娘已经变成他心灵的需要，他还能活下去的惟一的借口，惟一的托词。

他丝毫不责备她，他也没有权利这样做，但是他问她是不是觉得有可能改变她的生活，向她提供她可以指望的一切补偿，作为她的牺牲的交换。她答应了。

应该说明，在这个时候，天性热情的玛格丽特是在病中。她以往的生活仿佛是她患病的一个主要原因。一种迷信的想法使她希望她能悔悟和皈依换取天主保留她的美丽和健康。

确实，矿泉，散步，自然产生的疲劳和睡眠，使她在夏天将尽的



时候几乎恢复了健康。

公爵陪伴玛格丽特来到巴黎，他如同在巴雷尔一样，不断地来看望她。

这种关系，没有人知道它真正的起因，也没有人知道它真正的动机，在这儿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以豪富著名的公爵，现在以挥霍闻名一时了。

大家把老公爵和年轻姑娘的接近归因于放荡，这在年老的富翁身上是常见的。大家把什么可能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真实的情况。

其实这位做父亲的对玛格丽特的感情产生的原因是非常纯洁的，他和她的关系是情感的交往，如果说有别的关系那对他来说就像是乱伦了。他从来没有对她说说过一句他的女儿不能听的话。

我们绝不想对我们的女主人公编造什么事情，只是如实地写她。我们说，当她待在巴雷尔的时候，她对公爵的允诺是不难遵守的，而她也确实遵守了。但是一旦回到巴黎，对这个习惯挥霍的生活，习惯舞会，甚至爱好狂饮的年轻女人，只有公爵定期的拜访来打扰她的孤独生活，使她无聊透了。她的往昔的生活的炽烈气息吹到她的头脑里，同时也吹到她的心里。

还要添上一点，玛格丽特从这次旅行回来后，比过去更加美丽了，她二十岁了，疾病暂时停止发展，但是并没有根除，它继续使她产生那些狂热的欲望，它们几乎总是肺病带来的后果。

公爵的朋友不停地守候着机会想抓住那个年轻女人的一件丑事，他们说他们因为她名誉受到影响。有一天，他们来对他说，并且向他证明，她在肯定不会看到他来的时候，接受别人的访问，而这样的访问常常延长到第二天。公爵听了感到极大的痛苦。

经过盘问，玛格丽特向公爵承认了一切，毫不遮盖地劝告他停止照管她，因为她感到自己没有力量再坚守原来的诺言，不愿意再长期接受一个被她欺骗的人的恩惠。

公爵有一个星期没有露面，他能做的就是这些了。到第八天，他来请求玛格丽特依旧接待他，答应她一切愿意听她自由，只要他能见



到她，同时向她保证，即使他死，他也再不责备她一句话。

这便是玛格丽特回到巴黎以后三个月，也就是一八四二年十一月或者十二月里的事情。



三

十六日下午一点，我到了安丹街。

在大门口就听得见拍卖估价人的叫喊声。

屋子里挤满了好奇的人。

那些出卖风流的知名的女人全都来了。一些贵妇人偷偷地打量着她们。这些贵妇人又一次找到参加拍卖的借口，好有权利就近看到她们从来没有机会遇到的女人，也许在心里还暗暗地羡慕那些女人自由自在享乐的生活呢！

F公爵夫人好几次和时髦的妓女中的最多愁善感的典型A小姐擦肩而过。T侯爵夫人在犹疑不决要不要买那件D夫人一再抬高价钱的家具，D夫人是当代最风流最闻名的不忠实的妇人。Y公爵是一个在马德里被认为在巴黎已经倾家荡产，而在巴黎又被认为在马德里已经倾家荡产的人，其实，他连自己的收入都花不完，现在他一面跟我们的一位最有才华的短篇小说家M夫人（这个人总是想不时地把她讲的话写成文字，在她写的东西上签上名）谈天，一面和总爱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闲逛的漂亮的N夫人交换着秘密的眼色。N夫人几乎总是穿着粉红色或者蓝色的服装，她的马车是两匹大黑马拉的，多尼卖给她一万法郎，她照价付给了他。最后还有R小姐，她因才能出众知名，上流社会的女人因为嫁妆而有地位，但她比她们还要加倍引人注目，有些人因为她们的艳事而闻名于世，但她的名气要比她们胜过三倍。她不顾天寒上这儿来买东西，大家都非常注意地朝她望。

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聚集在这间客厅里的人的姓名的开头字母，